

可可西里：藏羚羊的“生命接力”

西藏日报青海日报青藏线联合报道组

大道向前 天路放歌
纪念“两路”
建成通车70周年
联合采访

常年守护迁徙“生命通道”

藏羚羊的迁徙是地球上最为恢宏的三种有蹄类动物的大迁徙之一，场面壮观、气势宏伟。每年4月底左右，藏羚羊从高原的四面八方奔向卓乃湖、太阳湖集结，五道梁正是藏羚羊迁徙的主要通道。

“眼下正是藏羚羊回迁的高峰季节，我们的工作除了日常的巡护之外，就是为藏羚羊回迁之路‘保驾护航’。”五道梁保护站工作人员德尕介绍，以五道梁保护站为核心，各个基层保护站也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进行着不间断的巡护工作，一旦发现藏羚羊需要穿越公路，会立刻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，力求将它们迁徙的干扰降到最低。

藏羚羊对任何不熟悉的声音、颜色、气味都很警觉。“有时候，眼瞅着藏羚羊已经爬上了路基，但忽然掉头就跑了，跑下路基后又反复试图穿过公路。”德尕说，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能一直等着，确保藏羚羊成功穿过青藏公路。

提及难忘的事情，德尕的思绪飘回了2017年夏天。他们正在巡山的途中，不料车子突然陷入沼泽。五天过去了，尽管他们竭尽全力，车子却依然纹丝不动，而他们的口粮也早已耗尽。更糟糕的是，在过河时，水流无情地将他们仅剩的粮食冲走了。面对困境，他们不得不分批轮流拉车，经过不断地尝试与努力，才最终将车子从沼泽中拉出。这段经历，对德尕来说，无疑是最为刻骨铭心的。

尽管保护站的工作充满艰险，德尕却从未想过退缩，能亲自守护可可西里这片神圣的土地，他感到非常自豪。

正是有这样一群人的守护，藏羚羊得以繁衍生息，可可西里藏羚羊从上世纪80年代不足2万只，恢复到如今的7万多只。

爱心救助落单小“精灵”

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生灵，其栖息地覆盖了包括可可西里、羌塘、阿尔金山在内的广袤大地，其总面积可能比一个青海省的面积

还要大。藏羚羊大迁徙的集结地就是卓乃湖、可可西里湖和太阳湖一带。这是一次迎接新生命的迁徙之旅，它们之所以历经艰辛赶往这里，就是要在自己产下自己的孩子，所以，有人把这个地方称为藏羚羊的天然大“产房”，当然，你也可以说这是藏羚羊的摇篮。

记者在格尔木见到才索加时，才索加挺拔的身姿、沉稳的气质和从容的谈吐让人心生敬意。2015年，才索加成为保护站的一员，他曾在五道梁、索南达杰、库赛湖以及卓乃湖等多个保护站工作过。2023年，他被调到卓乃湖保护站，担任副站长至今。

才索加所在的卓乃湖保护站因藏羚羊而建，是季节性保护站，藏羚羊迁徙前，保护站工作人员进入卓乃湖坚守，直到藏羚羊产羔回迁后，保护站工作人员才撤回，一起撤回的还有救助的藏羚羊宝宝。

今年5月25日，才索加准备就绪后，带着队员入驻到卓乃湖保护站，直到7月20日才返回。

“藏羚羊集中产仔时，我们加大了巡护力度，密切关注着每一只羊的情况。我们会特别留意是否有小羊落单，或者母羊遭遇不幸被狼捕食的现象。一旦发现这样的小羊，我们都会立即进行救助。”才索加告诉记者。

今年，驻守卓乃湖保护站期间，才索加和同事救助了9只小藏羚羊，其中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7月5日救助的一只小藏羚羊。那天，他和往常一样出发巡护，忽然注意到远处的羊群异常骚动，他预感到有危险。定睛一看，果然有3只狼正对藏羚羊群紧追不舍。

“藏羚羊奔跑速度极快，我原本以为它们能轻易摆脱危险，但翻过山岭后，却目睹了一只母藏羚羊遭狼咬死的惨状。当我靠近时发现，母藏羚羊的喉咙已被撕裂，身体仍散发着余温，显然刚被咬不久。”才索加回忆说。

才索加环顾四周，发现不远处，一只小羊孤零零地徘徊着。他深知，救助这只小羊已刻不容缓，失去了母亲的庇护，它的生存率几乎为零。

“这是我今年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，我真正意义上救助了一只失去母亲的小羊。”才索



图为藏羚羊低头吃草。西藏日报记者 黄志武 摄

加说，巡护过程中如果发现落单的小羊，保护站工作人员会进行长时间观察，确保没有母羊前来寻找或带走它，才会采取救助行动。

藏羚羊遇上暖心“奶爸”

才索加口中的索南达杰保护站，位于可可西里东侧的昆仑山脚，是可可西里对外宣传教育的窗口，肩负着救助走失、受伤的藏羚羊，并野训放归自然的职责。

索南达杰保护站是可可西里建立的第一个保护站，以环保卫士杰桑·索南达杰的名字命名。可可西里的灾难要从罪恶的沙什图说起，沙什图是一种美丽华贵的披肩，用被称为“羊绒之王”的藏羚羊绒制成，说它罪恶，是因为每一条沙什图都代表三四只藏羚羊失去鲜活的生命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盗猎的枪声一度打破可可西里的宁静，不久后可可西里发现了黄金，大批淘金者涌入可可西里，在沙砾中寻找珍贵的金子，短短几年，可可西里藏羚羊数量从20余万只锐减到不足2万只。1994年1月18日，时年40岁的“环保卫士”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，在押送歹徒行至太阳湖附近时，遭歹

徒袭击，英勇牺牲。

索南达杰保护站工作人员江措告诉记者，后院的围栏里就是才索加他们送过来的9只小藏羚羊，还有1只其他站救助的小藏羚羊。

与江措交谈中，正好到了喂食时间，江措细心地烧开水，将奶瓶逐一投入其中消毒晾干后，又忙着煮牛奶，小心翼翼地晾至温热，再装入奶瓶中。这一系列繁琐却充满爱意的准备工作完成后，他轻声呼唤，仿佛有魔力一般，小藏羚羊欢快地跑来，围绕在他身旁。

这位藏羚羊“奶爸”江措的日常便是如此，他无微不至地照顾小藏羚羊，并逐步进行野化训练，直到这些小家伙们完全具备了在大自然中生存的能力，才会满怀不舍地将它们放归可可西里这片广袤无垠的大地。

苍茫无垠的可可西里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这样一场场悄无声息的藏羚羊保护接力赛，上演一幕幕生动离奇的感人故事，从老一辈环保卫士索南达杰到新一代巡山队员，从藏羚羊“奶爸”到保护站每一个工作人员，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默默守护着高原精灵藏羚羊，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增添了无尽的温情与色彩。

（记者 彭婧 张多钧 张晓明 黄志武 德吉央宗 薛莹 吴占云 索朗多拉）

记者手记

有人说可可西里是一片荒漠，但它却是孕育生命的摇篮；有人说可可西里是“生命禁区”，但它却是野生动物的栖息乐园；有人说可可西里是无人区，却有一群人常年在这里坚守……在青藏高原、在可可西里，记者见证了一场无声却震撼的藏羚羊保护接力赛。从老一辈环保卫士索南达杰的牺牲，到新一代保护站工作人员的坚守，每个人都在为守护高原精灵藏羚羊默默付出。巡山路上，风雪交加，每一步都充满挑战，从组织迁徙保护，到打击盗猎行为，再到科普宣教，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与汗水。如今，藏羚羊种群数量逐渐恢复，从濒危到近危，这不仅是自然选择的胜利，更是人类保护的结果。在可可西里这片神奇的土地，在苍茫的青藏高原，高原精灵藏羚羊，正在自由地奔跑着、快乐地奔跑着！

通车70载！“两路”见证创造“世界屋脊”发展奇迹

新华社记者 汪伟 刘洪明 王涛

在“世界屋脊”上，筑“天路”有多难？青藏公路全线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，川藏公路全线堪称“地质灾害的博物馆”，低温缺氧时刻挑战着人类极限；普通一道道险隘，跨越一条条激流，穿过茫茫戈壁荒原，翻越昆仑山、唐古拉山，留下3000多人牺牲的悲壮凯歌……2024年12月25日，是川藏、青藏公路通车70周年的日子。70余年前，10万多筑路大军用铁锤、钢钎，一米一米在悬崖峭壁上凿石通路、在雪域高原开山架桥。最终，川藏、青藏公路形成巨大的“V”字状，创造出“世界屋脊”的发展奇迹。1954年12月25日，这两条全长共4300多公里的公路同时通车拉萨，结束了西藏不通公路的历史。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，顽强拼搏、甘当路石，军民一家、民族团结”的“两路”精神，成为宝贵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一。

以“两路”为起点，“世界屋脊”上的路网密织、交通更畅——

70年前的西藏，广袤的土地上没有一条公路。“两路”修通后，由青海、四川通往拉萨的公路也仅不到5000公里。

如今，铺设在西藏、青海的公路总里程已达21.27万公里。“世界屋脊”上所有县城均已通了公路。从当初的砂石路，到如今的沥青路，进藏通道越来越通畅。“过去要走将近一个星期，现在两天就能到达。”长期在青藏公路运货的司机马福军说。

公路先行，铁路、航路渐次铺展，一张现代综合立体交通运输网加速形成。

2006年7月1日，世界上海拔最高、线路最长、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；4年前，川藏铁路也已开工建设，又一条钢铁“天路”将通向雪域高原。

自1965年3月正式通航后，西藏截至今天共开通飞机航线180条。从拉萨出发1日之内可通达全国各地。

以“两路”为原点，青藏高原打开发展新格局——

如今，拉萨的街头巷尾，悬挂着辽、黑、甘、浙等地车牌的越野车随处可见。

在青藏公路国道109线路边的拉萨城投物流园内，一排排大货车整齐排列。堆龙德庆区区委书记石运本说：“京东、伊利、德邦物流等纷纷入驻这里，西藏的青稞、藏药等特色产品也加速销往全国。”

走在格尔木的街道上，不管是口味鲜醇的潮汕海鲜，还是喷香扑鼻的东北炖菜，亦或是鲜香麻辣的川湘菜系，都能品尝到。

70年前，格尔木，是一处荒滩戈壁。带领筑路大军修筑青藏公路的慕生忠将军，把铁锹向地下一插，大声告诉大家：“我们

的帐篷扎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格尔木！”

如今，因路而生的格尔木，汇聚八方来客，正在全力建设青海省副中心城市。1953年，格尔木仅有0.11万人；2023年末，这里的人口数量已达22.53万人。

昔日，筑路过程中，来自汉族、藏族、回族等多个民族的10万多筑路军民，攀冰卧雪，舍生忘死……

今天的川藏公路、青藏公路沿线，各族群众在这里建设、运营一处处补给驿站，服务着南来北往的人们。青藏公路旁，海拔4600米的“扎西超市”，常年备着氧气瓶和缓解高反的药物，救助了很多人，女主人扎西德吉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“最热情的‘阿佳拉’”（藏语：姐姐）。

以“两路”为基点，“两路”精神扎根开花、传承发扬——

驰骋在海拔超4000米原野上的青藏列

车，只要经过护路点，就会有护路队员向它敬礼。

这一习惯坚持了近20年。在这片土地上，“两路”见证并创造着“世界屋脊”的发展奇迹，也默默接受着人们对它的礼赞。

青藏公路最高点——唐古拉山口，这里海拔5231米，年平均气温零下10摄氏度左右，一年中8级大风天气达120多天。

有一群养路工，始终保障路段常年畅通，他们被称为“天下第一道班”。

不仅如此，还有巡护“生命禁区”的可可西里巡山队员、在川西雪山上守护雪线公路的道班工人……

“为了祖国的建设，把公路通到拉萨，这不是什么奇迹，而是新中国人民没有不可以克服的困难……”“青藏公路之父”慕生忠将军生前的一段话，至今回荡在巍峨的昆仑山间。

跨越70年，“两路”精神从未走远，继续向未来前进！（新华社北京电）